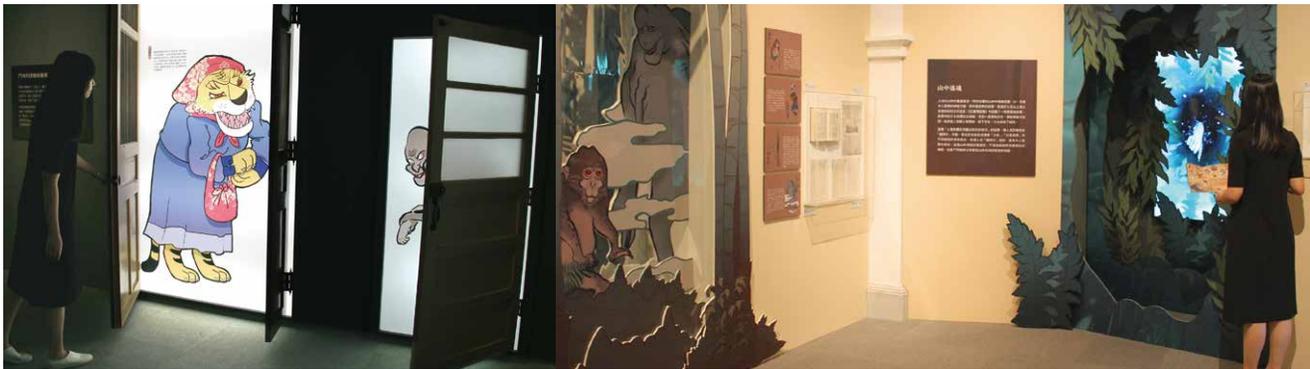


傳統與創新： 簡述臺灣鬼怪史

展覽
與
活動
EXHIBITION
AND
EVENT

文 | 何敬堯 攝影 | 何敬堯、莫佩珊

臺灣鬼怪文化方興未艾，藉由文學特展，讓更多觀眾深入理解臺灣奇幻的魅力，為本土妖鬼書寫的潮流推波助瀾並與當代社會議題緊密結合，累積藝術創作的厚度。



魔幻鯤島特展開幕，虎姑婆迎賓，引領觀眾聆賞奇譚。

臺灣文學館舉辦的「魔幻鯤島・妖鬼奇譚：臺灣鬼怪文學特展」，在2018年3月29日正式開幕，展覽了臺灣自古以來民間流傳的各類妖鬼傳說，同時也帶領觀眾一窺臺灣文學史中的鬼怪書寫脈絡。

展覽共分為兩大區塊，第一部分講述妖鬼神魔如何從臺灣海島的自然環境、人類社會中誕生，可能是源於對於天地災害的恐懼，也可能是在民俗信仰裡應運而生。展覽的第二部分，則講述這些妖鬼故事如何進入民間文學、文人創作，並且成為當代文學、藝術創作的重要靈感寶庫。

不過，如何定義「鬼怪」，便是一門艱鉅任務。在民俗學觀點上，「鬼、神、妖、魔」在不同案例的詮釋上可能壁壘分明，但也可能有所流通、轉換。例如，林投姐或信為女鬼，但在文獻上可以讀到林投姐曾有廟祠，所以祂是否應該屬於「陰神」？而在臺灣古書中記載的一些具有奇幻能力的怪獸（例如能預言的人面牛、帶來災厄的人面魚），只以「鬼怪」來定義又顯得狹隘。因此，策展初期的定位，經過諸多討論，最後決定先不涉及「神、鬼」可能一體兩面的存在，而以「人死成鬼、怪異形象」作為策展主題。

臺灣鬼怪，在民俗學領域是研究焦點。不過，鬼怪在臺灣歷史、文學上，又扮演何種角色？



十七世紀：西方人眼中的鬼怪

十七世紀的臺灣，是西方各國虎視眈眈的貿易轉運站。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相繼在臺灣設置據點，展開經濟活動。之後，國姓爺為了取得反清復明的基地，便率軍前來臺灣，攻佔熱蘭遮城。

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《熱蘭遮城日記》、末代長官揆一《被遺誤的臺灣》、賀伯特日記中，曾記錄國姓爺攻來之前，熱蘭遮城發生許多「騷靈現象」。例如，刑場傳來可怕的死靈哀號，武器庫發生莫名其妙的騷動，還有人在要塞前的田野見到鬼魂互相爭戰的場景。甚至，稜堡外的海面，還有怪異人魚現身。

戰爭當下，鬼怪傳聞常有所聞，真假難測。不過，除了戰爭鬼話，當時前來臺灣的西方人，也會記錄許多臺灣怪異傳說。任職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衛·萊特，曾見證西拉雅族的風俗民情、郭懷一事件。他在〈漢人的宗教〉（葉春榮編譯，《初探福爾摩沙》）一文，便記錄了當時流傳於島上的地牛傳說，其故事與目前流通的地牛傳說有所不同。據他說，當時的漢人相信地牛之所以會騷動，是因為金雞啄了地牛，才讓地牛搖晃身體。在現今的臺灣文化裡，金雞的存在則消失了。

另外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位上尉，艾利·利邦，在1623年抵達臺灣時，曾經在山上見過奇異的「一角獸」。利邦上尉被人告知，只要看到這種怪獸，都是壞預兆，將會發生大暴風、大地震。沒想到幾日後果真地震，上尉剛蓋好的堡壘因此倒塌。

這些鬼怪究竟是真是假，難以考證。但可以理解的是，當西方人千里迢迢來到這座陌生島嶼，確實會對異鄉風土投以「幻想」的眼光。外者之眼，很有可能讓他們以「詭異、神秘」的觀點來定位臺灣。無論是虛無縹緲的一角獸，或者是荷蘭人眼中的海面人魚，都是他們以西方神話的想像力加諸於臺灣。



上 | 林投姐從展區走來，從傳說的記憶走來。
下 | 大海的傳說，島嶼的妖鬼故事。

清國時期：古典詩文中的鬼怪

當臺灣納入清國統治，漢文人飄洋過海抵達臺灣，留下了豐厚的詩歌文學。不過，他們如同初來乍到的西方人一樣，也會以「外者之眼」審視這座島嶼。

孫元衡在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調任臺灣海防同知，寓臺期間撰寫《赤崁集》四卷。他最擅長以魔怪筆法，描述旅居臺灣的所見所聞。在他的筆下，臺灣島是一座殘酷魔境，海上有鬼蝶、赤蛇圍繞，山裡有「瘴母」會施放毒氣瘴癘，林野潛伏著恐怖的巨大鉤蛇，讓他心生畏懼。

孫元衡的「妖魔化意象」，有其偏頗，更是一種時代侷限。但也無法否認，孫元衡是第一位以奇幻觀點大量描繪臺灣一景一物的文學家，其詩文神秘曲折，文采遒勁。

不過，也有一些作家，不只是以偏見來描寫臺灣的鬼怪。劉家謀在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調任臺灣府學的訓導，他的詩歌深入關注臺島風俗民情，為當時的民間傳說留下見證。

例如，劉家謀的《海音詩》：「闡幽郡伯有傳文，吳女沉冤得上聞。我向昭忠祠外過，披榛空訪守娘墳。」便是講述臺南府城的「陳守娘」。據說，陳守娘是道光年間的烈婦，因枉死而成冤魂。另一首詩：「筠籃隱約蓋微遮，月影朦朧路幾叉。恰似紙錢送貓鬼，背人偷挂路旁花。」則描述民間祭送「貓鬼」的習俗。

除了這些個人的詩歌寫作之外，清國時代最重要的鬼怪見聞，莫過於「地方志」中的災祥篇章。這些天災異象，妖物鬼物現形的事件之所以被記載，是依循儒家「天人感應」的政教思想，提供地方官作為施政參考。

例如，《彰化縣志》書中，據說彰化出現「妖鳥」，就是預告林爽文事變之前兆。在《雲林縣采訪冊》書中，也有制風龜、殭屍、水鬼等等奇事記載。

清國時代的詩詞歌賦或方志災祥，經常呈現漢文人習以「魔幻之眼」窺視臺灣。儘管這種視角顯露出「中心—邊陲」的心態，但這種「浪漫化」，也許能提供當代臺灣對於過往歷史的另類想像。



臺南孔廟中的節婦祠，供奉陳守娘的牌位。

日本時代：民俗學的鬼怪蒐羅

1895年之後，諸多日本人類學家、民俗學者，相繼來臺。這些學者，便利用新時代的學術觀點，爬梳那些以往被認為荒誕不經的傳說故事。



片岡巖在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的《臺灣風俗誌》，以民俗學的角度簡介臺灣的生活禮儀、節慶風俗，同時也對民間傳說、文獻上的怪譚進行初步的彙整。

臺灣民俗學始祖雜誌《民俗臺灣》（1941～1945年），更記錄了散逸於街談巷說的妖鬼故事。例如「金魅」、「椅仔姑」、「關三姑」、「冥婚」等等鬼怪軼聞，都記錄於這套雜誌。

除此之外，日本學者也深入臺灣原住民部落，不只記錄各族社的風土民情，同時也採集了諸多神話傳說。

日本時代的原住民傳說蒐錄，例如佐山融吉、大西吉壽合寫的《生蕃傳說集》，舊慣會蕃族科出版的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，小川尚義、淺井惠倫編著的《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》，都是蒐羅廣博的經典。儘管書中存在一些謬誤、偏差，但也留下重要的見證。



以前臺灣人相信「龍銀」是一種會飛的錢幣。

當代視野：鬼怪的復活

戰後，因為全球化的影響，大量的外國鬼怪文化進入島內，臺灣創作者筆下的鬼怪，充斥混搭現象，並且也具備消費主義、商品化的傾向。



當代的臺灣鬼怪創作與研究。
 上右 | 《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》。
 上左 | 《唯妖論》。
 下右 | 《無常鬼》。
 下左 | 《巨人怪說》。



臺灣鬼怪的民間文學創作，以及與說唱藝術「唸歌」的結合。

最先開啟鬼故事潮流的作家，莫過於司馬中原。在八〇、九〇年代，臺灣則掀起「軍中鬼故事」的風潮，藉由電視、廣播節目的推波助瀾，靈異故事傳播廣泛。同時，西洋的哥德式小說、日本的鬼片與恐怖漫畫、香港的殭屍電影也大舉進入臺灣。

多元文化的鬼怪形象，不斷刺激臺灣創作者的想像世界。因此，當本土化運動展開之後，隨著學術界對於臺灣神鬼文化更多樣化的研究，臺灣作者也開始回頭觀視臺灣歷史、民俗上的鬼怪傳說。例如，《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》考察臺灣魔神仔的信仰，《唯妖論》搜查鄉野妖鬼的蹤跡，都提供了創作者另類的奇幻想像。像是電影《紅衣小女孩》的角色設定，就受到林美蓉與李家愷的魔神仔研究很大的影響。

除此之外，在繪畫、音樂、影像、遊戲……等等多媒體藝術，都可見臺灣鬼怪蹤跡。例如，角斯的《臺灣妖怪地誌》，是臺灣妖魔圖繪的先驅之一。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的《說妖》，不只是小說作品，更以「桌上遊戲」的通俗形式與大眾接軌，試圖喚醒被遺忘的妖怪故事。拙作《妖怪鳴歌錄 Formosa》，則是小說與手機遊戲的跨界合作，以臺灣本土妖鬼為主角的奇幻冒險故事。這些創作實驗，除了試圖挖掘古老傳說的精神核心，同時也希望讓作品擁有新時代的意義，甚至可能與文化問題、環境保護、社會運動的概念互相結合。

在這一波創新的實驗中，鬼怪不只是呈現奇幻面目，最大的特色在於：經常與當代社會議題緊密結合。

臺灣鬼怪文化方興未艾，究竟還能有何種發展，很值得期待。希望能藉由「臺灣鬼怪文學特展」，讓更多觀眾深入理解臺灣奇幻的魅力，也能為本土妖鬼書寫的潮流推波助瀾。✕